

众神梦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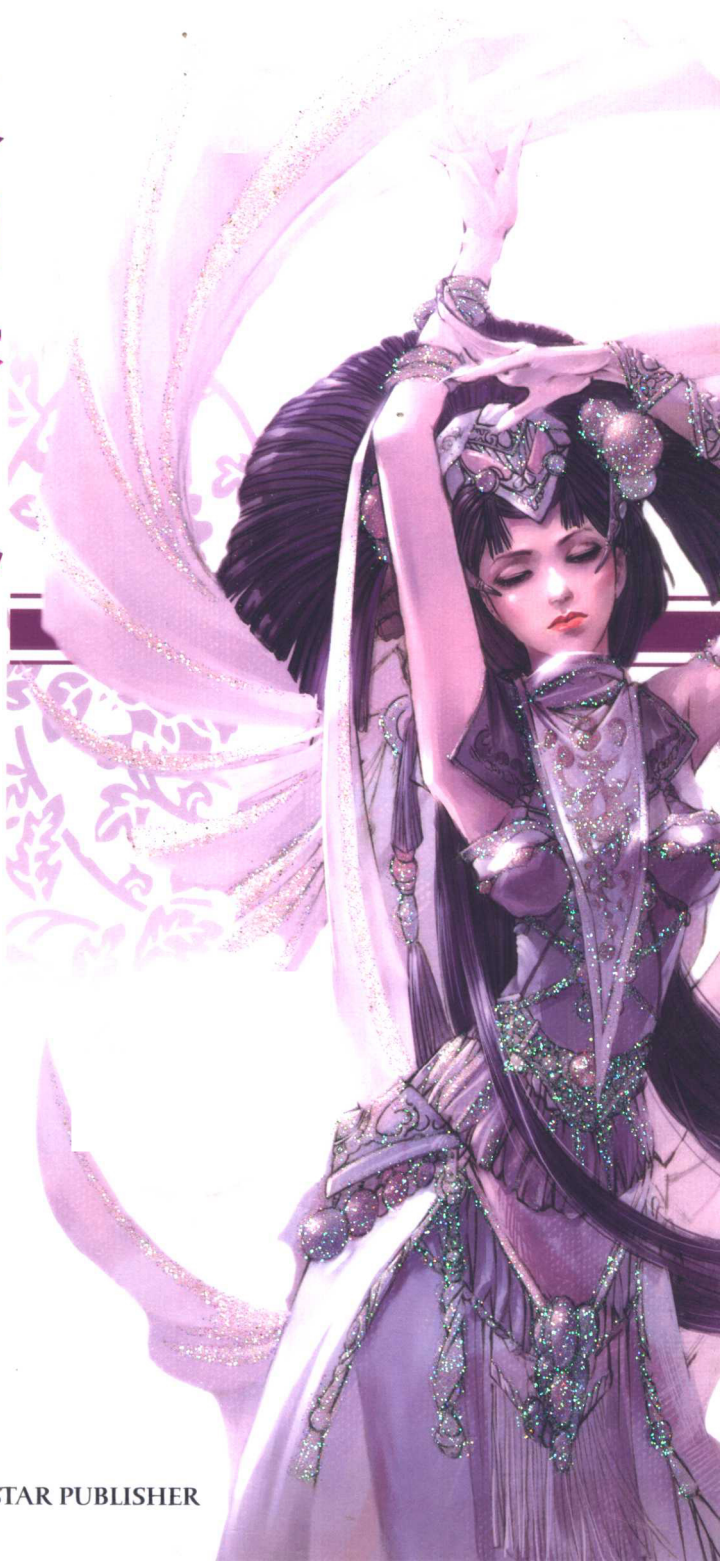
NAN FENG ZHI YU

南风之谕

绿痕◎著

『少女奇幻大师』绿痕，
2005年度隆重献飨——
『新概念神话』 名典

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



南
FENG
风
ZH
之
I
谕
XU

绿痕◎著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众神梦记·第1卷·南风之谰/绿痕著. —北京:新星出版社,
2005.6

ISBN 7-80148-780-X

I. 众... II. 绿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68677 号

众神梦记·第1卷·南风之谰

绿痕 著

责任编辑:苏霞

责任校对:冯光艳

封面制作:彭鹤

内文版式:熊刺禹

责任印制:黄浩

出版发行:新星出版社

社址:北京市东直门南大街9号华普花园

邮政编码:100007

电话:010-84094409

传真:010-84094789

销售热线:010-64631547

E-mail: newstar_publisher@163.com

印刷:广州金羊彩印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:889×1230毫米 1/32开

印张:8 字数:94千字

版次:2005年8月第一版 2005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定价:18.00元

版权专有,侵权必究;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。

第一章

寒夜的月遭重云掩蔽，北风在大地上咆哮呼号，开早的腊梅在枝桠间迎风挣扎，突然一阵风急，不堪肆虐的花朵旋即被刮卷至夜色的远处。

在这不雪的夜，人们早已躲在屋子里入睡，但在夜空的云间，却隐约传来阵阵喧嚷的声音。

穿梭在夜空中的北风，突破重重密云来到云海之上，一轮皎月当空，数十座飘浮在云上的仙山，静静沐浴在月色的光华下，携着流云的风儿掠过仙山上头矗立的宫阙殿宇，红瓦金檐的殿顶反射着月光，雾状的云朵拂过玉砌的楼栏，殿中灯影如昼，人影幢幢，流窜出的丝竹之声缓缓渗进了北风里。

面对此景，地上的人们无人眺望，或许是因为夜寒风冷，无人有心去理会云朵上的宫阙，又或许是对那个不属

绿痕



于他们的世界早习以为常，他们深知，再怎么盼，再如何遥望，所谓的公平也不会降临至他们的身上。

北风不知何时停息了，覆盖天际的密云四处散尽，静夜中，空中的喧哗听来格外清晰，地上一名未寝的老人自屋中走出，当空的皓月映出他的身影，他好奇地仰首探看风停的天际。忽然间，夜空中发出轰然刺耳的崩山裂石之声，声势之大有若雷鸣，地上的人们因此而惊醒，纷纷出户查看，却见老人颤着手指向天际，人们顺势看去，只见已悬浮在天上千年的仙山，正在月色下崩坏瓦解，碎裂成无数大石的仙山，以无人能阻之势一一往下掉落。

伴随着地上人们惊慌窜逃声，山石与树木如雨落下，金雕玉砌的殿宇重重坠落在大地上，卷起漫天烟尘，尘中，再也听不见居住在仙山上神子们先前欢笑取乐的声音。

人们面面相觑，无人能解此异象，倒是止息了一阵的北风，在一片寂静中又再次刮起。

事后人们才发觉，那是个预兆。

千年来，神与人共生于大地，人们崇神敬神，以为日月天地皆为神恩，农作畜牧收成需仰赖神迹，神祇因此统治大地，故于天之下地之上，处处可见神之子嗣。

神子分为三族，天宫、地藏、海道，世称“三道”，天孙率天宫居于山，女娲率地藏居于地，海皇率海道世居海泽。

时光荏苒，中土上的神子与人子历经混血通婚数代后，神子几乎已不具神族的能力，除去神族的血缘后，神子无论是在相貌或生活方式上，皆与人子无异，但神子仍旧享受着神祇的恩泽与人子的荣宠，以统驭者的姿态俯瞰大地，操纵中土并视人子为奴。

人子因此而感到不满。但神子依然故我，总认为人子在其之下，殊不知，人子脚步早已遍布中土，且日渐无视于神。

在中土，人子建立了帝国，奉主为皇帝，帝国征战四方并吞诸国，将中土人子所建立的小国皆纳为领土，形成强大且版图甚广的国度，与神子所建立的三道相峙。渐渐的，人与神之间的鸿沟愈来愈大，人子与神子皆容不下对方，人子欲夺回自由脱离奴制，神子则欲保有神恩续统大地，于是终于爆发了两界之战。

战中，天孙与女娲战死，海皇沉睡，战后三道众神隐遁，帝国夺回人子统治中土主权，并将神子全数驱逐于中土外。



在皇帝下令神子离境当日，帝国京都欢喜庆贺，城内百姓扶老携幼立于道旁观看，以往视他们为奴的神子们，往昔的荣耀在他们身上不复见，取而代之的，是被迫交出权力后的懊丧与失去人子奉侍后的不知所措。

喧哗沸腾的人声中，一名小女孩自道旁拥挤的人群中挤出，张大眼看着携家带眷的神子们，在皇帝派来的重兵戒送下，垂首不语地跟上前人的步伐，一步步地远离他们所曾统治的家园，远赴荒地去面对那茫然的未来。

璀璨的夕阳照在她的脸庞上，她抬首看着街道两旁的商家们，自楼上撒下无数花瓣，花落似雨，落在地上的花朵似在地上铺成了花毯，夕影中，无数张人们的笑脸深深地印在她的眼底，与那些沉默离去的神子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对比。

她不禁有些同情，却更想留住此刻人们脸上那抹得来不易的笑容，她弯身拾起一朵花儿，站在原地迎着刺眼的夕阳远送，突然觉得，这一日，夕日将神子们落寞的背影拉得很长很长……



百年后。

南风穿过赤地，劲热直扑人面。

弗莱郡广乡侯欲脱离帝国自立为国，因弗莱郡位于帝国南域，故南域将军石中玉奉帝命剿逆平乱，率南军三万抵弗莱郡，遣使命广乡侯伏于帝威，但直至最后时限，始终不见广乡侯派使称降，反倒是遣郡内郡兵出城迎战。

疾风中，飞扬的乱发拂过眼前，赤裸着上身，仅穿戴着护甲的石中玉，平举着左臂，硕臂上踞立着一只浑身黑亮的傲鹰。在他身后，旗面上绣写了赤红色南字的军旗，迎风剧烈翻飞飘动，数百面旗帜在风中宛如呼啸，但石中玉臂上倨鹰却分毫未动，半晌，他举臂一振，晴日下，一头黑鹰振翅疾飞向晴苍。

黑鹰的身影很快地消失在空中，抬首看去，庞大的箭云笼住晴苍，石中玉下令南军将无数具虎头大盾齐举向天，不过一会，疾坠钉打在盾面上的落箭声不绝于耳，箭雨方停，早已在盾下架箭挽弓的箭兵，在步兵一移开盾时立即将箭尖指向天际，数十名百夫长嘶声齐喝，箭兵纷纷松弦脱箭反击。

箭啸响起的同时，持长矛的前军骑兵已率众冲出，轰隆隆的马蹄声有如雷鼓齐鸣，在赤地上卷起漫天的红色烟



尘，快速冲锋中，石中玉伏低了身子闪躲来箭，在一抵敌军前军时，他使劲地将手中的战矛刺向敌军的喉际，此时后方已组成方阵的两翼，亦自敌军左右喊杀逼至。

百年前坠落的天上殿宇，在战场旁静静地看着这一切。

几株耐旱的野草自断裂的宫柱中探出头，坠毁的宫殿泰半已掩埋在风沙里，但仍旧可自断垣残壁中看出当年的规模，只是时间冲淡了记忆，一日复一日，人们很少再去提起当年三道兴盛的景况，或是当年的种种，许多人只将这些神族的遗迹当做是一种胜利的标记，以及必须记取的教训。

当夕日垂挂在远处地平线上时，这场敌我军员悬殊的叛乱已告结束，石中玉原本就不预期广乡侯能撑得过一日，在前将军携云入郡城捉拿广乡侯、握雨忙着收押战俘时，他独自蹲坐在百年前的遗迹上欣赏着落日。

因夕照而显得火红的大地上，放眼四处皆是没落的遗迹，听说那些曾经承载着宫殿的山头，以往是悬浮在天际间，但却在百年前的某夜全都掉了下来。中土的人们说，这象征着神族已日渐衰败，过不了多久，三道真的开始逐渐没落，就在两界之战后，三道所奉的神祇终在人间消

失。

虽然，这已是百年前的往事，人们早已不再信神，而神子也不再居住中土上，可近来，他却觉得神族似乎有死灰复燃的迹象。

最初那只是一点小小的异状，位于帝国北方的小郡，打着欲复三道的口号在北方叛乱，虽然北域将军夜色很快即弭平这点小叛乱，但不过多久，西方与东方也相继传出相同的情况不说，近来就连无三道居住的南域也开始传出类似的状况，甚至连原本最是忠心于皇帝的广乡侯，竟也不惜一切背叛帝国。

“主子。”带兵进城的前将军携云，在城中处理完石中玉交代的事务后，来到他的身后轻唤。

“问出了什么？”他侧过头，好奇地挑高浓眉。

“没有。”携云叹了口气，“广乡侯一个字也不肯说。”唉，嘴巴紧闭得跟蚌壳似的，管他横问竖问，不说就是不说。

石中玉顿了顿，半晌，在他那张粗犷的脸庞上，浮现了个十分不搭调的特大号笑脸。

“你有没有告诉他，本将军待人最是亲切和蔼？”那个广乡侯也不去打听打听，四域将军里就属他最好说话

绿
痕





了。

“说了。”携云将两眼一瞟，相当不以为然地看着眼前这个摆明在睁眼说瞎话的上司。

石中玉讨好似的再朝他眨眨眼，“那有没有告诉他，在我把事情弄清楚前，我保证不会动他一根手指头？”

“也说了。”他开始在心中计算上司脸上虚伪的假笑还能维持多久。

“不打不骂也不杀……”石中玉当下笑脸一收、浓眉一拧，克制不住本性地亮出一口獠牙，“哪，我的态度都这么诚恳友善了，他还死硬着嘴不说？不过就是想向他要个害我大老远跑来这的理由而已嘛，连这也不成？”

“不成。”携云掏掏耳，无动于衷地再禀。

“好哇……”他扳按着两掌，额上青筋直跳，“那老家伙的骨头是愈老愈硬了？”

“杀了他的话，那咱们都别想知道他是为何而反了。”赶在他冲动行事之前，忠心的下属适时地奉上良谏，免得他又害大家白忙一场。

石中玉冷冷一笑，“现下他不说，等将他押回京里后，有人会很乐意杀他个十遍百遍成全他的不说。”

“紫荆王又要亲审？”携云边问边皱眉。

他一脸的不痛快，“那小子还会亲自将广乡侯给砍成个七块八块的。”在紫荆王的心中，陛下根本就不是人而是神，谁要敢对陛下不敬，谁就是他的敌人，只砍个七八块还算是很不错的下场了。

“那紫荆王可有得忙了。”携云将刚刚听来的情报告诉他，“听握雨说，弗莱郡四周的郡县似乎也都有反意，只是苦于无兵可反。”

他烦不胜烦地拧着打结的眉心，“在咱们回京前，你和握雨派人去摆平他们，我不要再劳师动众地大老远跑来回。”

“是。”携云点点头，在转身欲走时，不意瞧见了即将西落的夕日，将一地遗迹的影子拉得很长。

“怎么了？”石中玉瞧着他呆望的模样。

“我不明白……”携云怎么想就是想不通，“比起以往的奴制，在陛下的治下，他们的日子过得不够好吗？还是有哪些不足？为什么他们要为了一个不肯说出口的理由造反？”

石中玉搔搔发，“我想，说不定是三道在暗中煽动这些人造反。”想也知道，这些素来稳定的边郡若不是受了什么人的唆使，绝不可能放弃安稳的生活而去追求什么神





道。

“三道？”

他边说边伸个大大的懒腰：“在经过百年的流放之后，三道那些神族也过够放逐这种日子了，或许他们正积极地想返回中土。”

携云愈想愈反感，“他们又想把人子当奴隶使唤？还是又想重温神族的风光？”

“可能是，也可能都不是。”他摊摊两掌，摆出一副天晓得的样子，“事情已经过了那么多年了，咱们会变，他们当然也会变，谁晓得三道那些神子在想些什么？眼下咱们惟一可以确定的，就是近来这些叛乱绝对与三道有关。”

“倘若……三道真想夺回中土呢？”携云忧愁地拉长了音调，既不想中土发生战火，更不想三道返回中土恢复奴制。

“很简单。”石中玉气定神闲地咧齿一笑，“到时咱们就将他们再赶出去一回！”



“我说老兄，你今年也五十好几了，家中有高堂老小吧？能够干到广乡侯，支持你的百姓定也不少吧？既然如此，好端端的你没事起什么兵？嫌日子过得太清淡？脑袋只放在脖子上太无聊？还是说你有什么不顺心的事，想乘机发泄一下？或者就只是突然想干件轰轰烈烈的事好名留青史？哪，你要不要就干脆告诉我，你究竟是听说了什么流言，或是受了谁的指使，才害得我大老远地跑去你家平乱？哎呀，别老是绷着脸不说话嘛，你早点说完我也早点收工没事，你的耳朵清闲，我也省得再多花口水，大家都开心是不是？说啦、说啦！”

坐在囚车里的广乡侯，面无表情地看着身材像头熊似的，却一点自觉也没有的石中玉，在押解他回京的路上，硬是挤在小小的囚车里与他做伴不说，还一路上唠唠叨叨个没完没了，就是想从他口中问出他为何要起兵叛乱，这让从头至尾都不肯开口的广乡侯，在隐忍至极点后，实在是忍不住很想开口问上一句——

世上怎会有这么长舌的男人？

“还是不想说？没关系，那我继续说给你听。”自言自语的石中玉，在喝了口水后又滔滔不绝地开讲，“你也知道，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，回京的路途又这么远，不乘



机说说就太蚀本了，况且我现下不说，回到家里就更是没处说啦！你不知道我家有个老嫌我唠叨的管家公，还有个老爱摆脸色给我看的管家婆，不过这个管家婆还没过我的门，所以她只能算是半个内人，不过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也是个有家室的人嘛，你当然知道我的苦处是不是？有话想说却没处说是件很痛苦的事，今儿个我就发个善心给你个机会，别客气，想说什么统统都告诉我，我拍胸脯保证，我绝对不会嫌你唠叨，怎么样？够义气是不？说吧说吧，机会难得喔。”

从国家大事一路听到他的家务事，再从家务事听到他族人一箩筐的琐事，看他愈说愈是起兴，接下来又搬出他的亲友邻居家中生了小狗小猫等等，饱受言语摧残的广乡侯，面色苍白两手紧握着囚栏，求救地望向骑着马走在囚车旁的携云。

携云耸耸肩，“看我也没用，他天生就长舌。”

“这位大哥，你就做件好事说了吧，省得咱们都要同你受苦受难。”骑在另一侧的握雨，头昏脑涨地求他开开金口别再害人又害己。

“我……”在众人控诉的目光下，无辜到极点的广乡侯嘴巴总算是动了动。

“你打算说啦？”一听他开口了，石中玉顿时精神一振，脸上堆满笑意地挨至他的身边，“来来来，我正拉长耳朵等着听呢。”

广乡侯一手指向囚车外头，“我是想说，到了……”连续说了七天七夜后，终于给他一路说回京了。

“到了？”石中玉瞪着远处熟悉的城门，半晌，他忽然一骨碌地打开车门跳出囚车，“我有事先走，改明几个再听你说！”

“等等，主子……”携云在他一脸兴奋地翻身上马时，惊觉不妙地想阻止他。

“慢着，你不能又扔下我们跑回家！”赫然明白他要做什么的握雨，则是急急忙忙地扯开嗓门大吼，“咱们得先去见陛下，还有，广乡侯和那些战俘怎么办？”

“你们看着办！”石中玉两腿将马腹一夹，顿时胯下的马儿像柄疾射的箭直冲向城门。

“什么看着办？”气岔的携云在他背后嚷嚷，“回来！”

“他急着上哪去？”看着那抹转眼就冲进城门的身影，处于状况外的广乡侯愣愣地问。

握雨气得猛咬牙，“回家吃饭……”那个认饭不认人



的上司，每回都这样把他们给丢在城外看着办。

“吃饭？”吃饭比见皇帝更重要？

远处马蹄卷起的烟尘，伴着广乡侯的疑问一路奔窜进城。

在此同时，位于城内某处的南域将军府内，一根悬在纺纱机上的丝纱突然在纺纱者的手中断裂。

正打算替石中玉做件新朝服的爱染，不语地瞧着手中莫名其妙断成两截的丝纱一会，转首向一旁正忙着捡选色料的大管家报讯。

“潇洒哥，他要回来了。”

“何时？”长得其貌不扬的府内大管家，喜出望外地停住手边的工作。

“就快到了。”她再看了看手中的丝纱，肯定地道。

“我去叫厨房多准备点食物！”潇洒连忙将手中的色料一扔，十万火急地跑向外头。

大咧咧地将下属们全扔在城外的石中玉，在策马冲进城门后，不管早就收到讯，站在内城里准备迎驾的官员们已等了他多久，也不管皇帝派来的人正等着接他一块进宫，他一路挥扬着马鞭，任凭众人瞠目结舌地看着他以不要命的速度策马狂奔，紧接着他突然在他们面前用力将缰